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目錄

劉禹錫十二

祭虢州楊庶子文

劉禹錫十二

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諱陲字平仲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旣封於營邱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於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炎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爲樂安太守公卽樂安八代孫始以閥閱授鄭州參

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以精易聞至德中時有邊警從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越拘攣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以獻既上聞果嚣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官慎選寮屬表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煩應卒鉏刃不頓再遷至大理評事府罷歷河中府司隸參軍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戸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才薦公爲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殿中侍御史復遷侍御史充京東和糴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幾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此之

歎謂史臣求可當二千石良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眞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轄池鹽於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旣精鮐散乃盈商通而洊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羸羨什伯詔下褒其能轉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才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二月二日遘疾卒於官上聞悼之郎降恩策贈鄭州刺史齎錢五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

八月二日返葬於成周之偃師從世墓也夫人隴西李氏
汾州司戶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終時
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卿次曰酇至太府卿次曰郾至外
臺尚書次曰郇今爲廷尉次曰鄯至執金吾季曰鄲自太
常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今爲尚書侍郎平章事如故
惟夫人爲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紃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
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
貞之初順宗踐阼澤流百葉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冊書以
文當晉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上俞之特封淸河郡太君

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爲太常鄲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羞諸季皆翩翩人傑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承順無違鼎鐘致養居然一室雍熙太和言世榮者舉無以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十八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南宮賜金紫其間三人歷入侍郎統而論四卿一相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

與姑臧李范楊盧世爲婚媾入於婚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瓆爲吏部郎瓘爲司勳郎其他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文業甚富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已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於朝廷始操國柄冬仲月奉常事於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勗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資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於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

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於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才如彼榱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纍如貫珠倬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於其堂亦既塈茨生逢艱虞中外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與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險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符使治粟爲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爲利浤使車來思剗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嬴奏課連最德音張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付之才不與壽幷生樹德本歿揚淑聲里巷罷舂音樂爲停

贈謚之禮冠於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公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二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響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望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陰騭默如垂雲孕和合粹濯潤本根景亳之原圖書之川湯陵之壇磅礴迴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音者拜於碑前

曹溪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幷序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謚曰大

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尚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惟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曶爽復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異同世之言眞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眞印至大鑒

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耶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歿既歿百有六年而謚始自蘄州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

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瘥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

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轅輪異象至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

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慈救諸苦廣起因業故
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
心法宏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眞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
好者佈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覬福罹於苦者證
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
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爲
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
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
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懷

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啟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眞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慜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懈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瞽洞開荒憬潛革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恒

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
玆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翛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
人世自趺坐而滅至於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
澤差衰眞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十百焉
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位故殊相以
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以異不知其然於是
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徒圓寂道宏如亮如海
等相與技泱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
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

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繆謂予爲習於文者故繭足千里以誠相投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寖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還飈於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眞俗文曰

如來說法遍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

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千百人俱裔民嗤嗤戶有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說付屬其誰等空無礙後覺得之像閟靈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汩於榮利破榮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力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莫

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津之後雲峰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爲柳之右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固厚者歟生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岣嶁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名門不住諸乘我得覺路遝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皋之鎮湖南請爲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

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爲禮
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
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
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門人告別旣卽寂
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豈生能全吾眞故死不速朽
將有願力耶予不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
於寺東北隅傳律弟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
其徒圓靜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
咨予乞辭乃作長句以偈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紀南方學徒宗奥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令與湘流而不已

故荆南節度推官董府君墓誌銘

元和七年夏四月某日前荆州部從事董府君以疾終於故府私第年若干其孤泣書前人之爵里耿光求我以銘於幽且先志也故重爲之董姓出於豢龍氏至辛有而分

在晉爲良史在趙佐簡子爲能臣項羽主盟爲翟王高皇帝舉兵漢中刼其兵衆不克其土後裔遂爲隴西人凡稱字不稱名不待事而彰也始予謫於武陵人多中之賢有董生爲守令客既而以士相見之禮成與之言能言墳典數旁捃百氏之學弱年嗜屬詩工奕棊用是索合於貴游多所慰薦中年奉浮圖說三乘用是貢誠於清賢多被辟書脫巾爲宏文館校書郎再選至大理評事咸視眞秩而不纍其章職繫於外是也晚節尚道故投劾於幕府治扁舟浮江沱泛洞庭登熊耳訪浮邱以探異賦枉渚以寄傲

居數歲投老於南荆迷邦縱性委和從化遽夫復巨室也

自合祔至於卜窆皆仁人之賻焉是歲五月十二日卜葬於龍山之某岡外姻至矣君名倢字庶中大父曰思簡位至汝南太守父承祖舉於試守太子舍人始爲君求婦於鄭之里生嗣子夏卿殷卿既立而夭今未之從其後又娶於閻氏生二子曰周卿雲卿嫠也總裳髽首有正家之道嗚呼道愈富而室愈貧志甚修而知甚寡士以隴西爲貴將在令名與銘曰

學待問而文藻身藝不試兮名孰聞大道甚夷兮非我伎

何生不茂兮非我春修門之達兮連岡膴膴蔓草如茵兮新墳若斧吁嗟董生兮於焉終古

絶編生墓表

顧豢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受易於師積六十三年於玆未嘗一日不吟乎繫彖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吾於黌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豢者可謂志篤於學矣因以絶編生謚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

以生爲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危冠大袂濶視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徵眉睫有埜態而亡苟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聞於師晚熟於心自尼父兼三才紬八索繫辭焉以通微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同麗太極泰脫大患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洒之渢融混合百派犇湊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梲變道也亡方鄰之支流委輸於我其它紬繹祖述三

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翼爲鼓吹噓咨天人之際
旁魄上下騖精於攟摭覃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
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
腴摹芳焉手胝於運管目𥌰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
亡訾不能與計偕地偏且遠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
愈卑寒膚嗛腹以至於耋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它
日予造其室廬瓢簞在左汙尊在右有龜枵然有筴甚澤
予撫著指骨而訊之曰是亹亹者曾不予欺乎生攸爾而
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摶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

梯有以取亡取當其麤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以地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於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刓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歉穰占熊虺起訟需食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餬乎口烏足爲夫子道哉乎以斯言遂於易故書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

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顚也茹經於腹湮滅糞壤壁水湯湯不聞其聲摧藏樸遬與山木同朽豈地違然耶彼文中綷毛剽筋壽華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芭驛篚所至而貴夫豈貴邇也哉悅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征渚西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子劉子自傳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謚曰靖子孫因封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

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
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陿不可依乃葬榮陽之檀
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
刺史祖鍠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
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
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違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浙
西從事本府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於埇橋其後
罷歸浙右至揚州遇疾不諱小子承夙訓稟遺教眇然一
身奉尊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郡蒙恩澤先府君

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氏由彭城縣大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初禹錫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間歲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閒曠得以請告奉溫凊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揚州節度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間汝宜謀之於始因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路猶艱難遂改爲揚州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史貞元二十一

年春德宗漸棄天下東宮即位時有寒儁王叔文以善奕
棊得通籍博望因間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
久衆未知之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
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
内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戸部侍郎賜紫貴振一時予前
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
外郎判度支鹽鐵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
祖風唯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言然三
子者皆與予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

口辯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謚曰順宗東宮卽皇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對宮掖事祕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文首貶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予出爲連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改祕書監分司

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爲銘曰

不夭不賤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數之奇兮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寢於北牖盡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時兮魂無不之庸詎知兮

祭柳員外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

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托聽予哀辭嗚呼痛哉嗟予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遂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托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輤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違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

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於伊人安平宣英會有
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其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
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沈伏遠郡近遇
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
顧予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
則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
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眞死矣終我
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
皇天后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予心

不理舍酸執筆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巳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眞有此事旣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於一木形與人等今旣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成言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眞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言君儻聞乎

嗚呼哀哉君有遺美其事多梗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幼稺甬上故人撫之教詩退之各展其分安平來賵禮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於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予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展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為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予與君論之詳熟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

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縉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得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朞同升憲府察視之烈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罹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江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睍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

差肩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邅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早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旐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寢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吏部文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

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鸞鳳
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
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
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土親親尚舊
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
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
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
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
服之無言 闕 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別鶴中夜驚畏簡書

兮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祭興元李司空文

維大和四年月日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劉禹錫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相國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司空李公之靈嗚呼龜靈而刳龍知而屠古今同之天不可呼公之挺生德與位并如瞻日月豈賛其明何以致之姑話平生追懷周旋彌四十年射策校文接武聯翩甸服同邑明庭比肩公秉迅飆淩厲非烟愚觸駭機迸落深泉一持化權

一謫海壖本同末異如矢別弦雲龍井蛙勢不相見二紀迴泊一朝會面公爲故相愚似悲翁契濶相遇淒涼萬重復以郎吏交歡上公披襟道舊劇談小酒清洛泛舟鑿龍攜手公入西關愚亦徵還削去苛禮招邀清閒廣陌聯鑣高臺看山尋春適野醉舞花閒忽復登壇總戎於外予午危棧巴梁古岸夷風傖儜獷俗惶害陰謀密備兇黨千輩如嗾羣犬以逼騶虞如縱炎火以焚瑾瑜時耶命耶不慮不圖物理神道安知有無嗚呼痛哉元天甚高上訴何時長夜無曉斯焉永歸風淒日昏鼓咽簫悲沈埋玉樹誰不

霑衣平生故人零落已稀委化而盡然猶怨咨如何國禎有此遭罹挺災賦命孰主張之有肴在筵有酒盈巵神其來歆已矣長辭尚饗

代諸郎中祭王相國文

維大和四年月日某官等敬祭於故相國贈太尉太原王公之靈嗚呼天以和氣鍾於貴人含光不曜煦物如春發自貢士驟爲廷臣鴻鴈聯行其凌青雲旣操利權兼秉國鈞食祿甚厚奉身如貧井絡之隅益部爲大斗牛之下揚州繁會受社臨戎油幢曲蓋印綬重疊恩華滂霈簿領如

山處之若閒摧凴之權往而復還炎炎暐暐出入二紀未
曾傷神屢有薦士急難友弟謹厚訓子顏閒熙熙不形愠
喜處已無咎得君如此若木方高商飈欻起三台之氣變
現在時五福之來盛衰有期曉下黃閤車騎威遲夕歸華
堂言笑嘻怡詰朝愀然有志求醫未撤琴瑟俄懸素旂宸
衷震悼朝右悽悲詔下褒崇恩殊等夷靈輀既駕眞宅將
歸笳簫咽而復揚風日慘而無輝元亮等或早挹清塵或
晚承迮愛昔修禮於門閭今纏悲於祖載幽顯雖異音儀
未昧神之格思歆此誠酹尚饗

代裴相祭李司空文

四年月日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於故相國魏郡公之靈嗚呼玉貞而折不能瓦合鸞鎩而萎不同雞羣生兮若浮守道不屈惟公之生福自維嵩金石高韻珪璋德容元和之初左右憲宗以才視草以望登庸振起直聲激揚清風實有正氣號爲名公名成身退猶係人望入爲羽儀出領藩方既師百辟又副丞相道冠搢紳事參翼亮某與公遊四十餘年風期合契祿位相先某忝司言公持化權應同宮徵馥若蘭荃

猥以姓名稱於上前發迹從微芳闕獲宣某爲免相待罪梁山公拜右揆來從東川極其歡娛著在詩篇某忝三入公東亦還里門相邇賓閤常閒退朝休澣道舊開顏嗟呼山川間之忽在旦夕豈意倉卒遂成今昔衣冠喪氣風物含戚強魂訴天冤血成碧嗚呼哀哉某在病中訃書始至無力以哭不言垂淚今聞褫轄首路而歸隱几臨風其心孔悲嘉肴百籩旨酒一卮寄此情素神其來思嗚呼哀哉

祭福建桂尚書文

維大和六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以清酌之奠敬祭

於故福建團練使桂公之靈鵾化鵬征擘波冲天士逢其時拾芥乘軒始識尚書貞元季年詣我南省褒文一編便坐接語其容溫然星歲未幾鄙夫南遷滯留江湘魚鳥周旋尚書遇知變化如蟬秉憲朝右剖符江壖交趾化行容州績宣凡曰循吏莫居我先大和之初再遂良覿分務東洛門里同陌予復郎位公爲賓客蔚然貴臣綬紫鬚白俄俱西還列於清班來訪書殿登樓看山見領八屯循街九闢賀遷閫越紅旆雙殷克有淑聲搢紳之間悍婁鼓舞強悍低跧延平右泮峭壁孱顔豈意龍劍沈晶不還復魄侯

堂歸舟建浦雙表何在虎邱之下恭承嘉命來牧吾土言念昔遊忽成千古哀哉孝嗣率禮無違言奉几席歸乎洛師敬陳奠筵泣對靈帷平生不忘歆此一巵嗚呼哀哉

祭虢州楊庶子文

維大和六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遣軍吏某乙具少牢清酌之奠敬祭於故虢州楊公之靈嗚呼利劍多缺眞玉喜折俊人不壽爲氣所嚚子之少孤率性自然早有名字結交世賢席勢馳聲龍秋鳥化試文再售毛翮愈鮮歷佐侯藩拾遺君前伏閤論事侵及內權克揚直聲不慍左

遷一斥於外君門邈然五剖竹符皆有聲績南湘潛化巴
人啞啞比陽布和戰地盡闢壽春武斷姦吏奪魄滎波砥
平士庶同適朝典陟明俾臨本州錫以貴綬腰金晝遊輿
疾而來風烟爲愁靜治三載卧分主憂直氣潛銷頹几不
留九天難問萬國同休嗚呼惜哉與君交歡已過三紀維
私之愛與衆無比乃命長嗣爲君半子誰無外姻君實知
已昔與君遊俱爲壯年怒人言命笑人言天閱事未多信
書太堅方階尺木已墜九泉誦年易深潛病難痊不見南
楚方知北軒嗚呼嗟哉見幾不早追悔已晚猶希苟老容

或宣展以閑相期以晦相勉一邱可樂萬累皆遣覬圖散秩婆娑京輦天命不長願言莫展嗚呼痛哉君卧宏農予來姑蘇飛書相約言念鼎湖我車載脂爲子疾驅入境聞寂唯逢素書發函驚視翰不自濡相去一舍豈無肩輿君爲病嬰我爲吏拘兩不如意嗟哉命夫君今往矣無復可道我今泛然一委元造平生親友零落太早無望拔茅盡悲宿草到郡浹辰君不起聞寢門一慟我哀如焚彭彭轄車來葬洛濱敬修賻禮泣送行人萬夫之羞薦君明魂三赤之板寫于哀文淒涼山河慘淡風雲已矣長別嗟我楊

君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十一目錄

胡直鈞

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

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修是農政爲韻

農爲務本春則歲華和者取至和之靡忒中者象居中之莫邪吾君將以發教源於仲序配節令於孔嘉知稼穡之道則無逸之書何遠覩播植之論審后稷之訓不遐至若四海無事萬方胥悅野思疆理之勤朝有田疇之說鑄兵器爲農器更舊節爲新節天子方坐承明之廬端穆清之

居百執事孜孜而奉職羣有司濟濟以進書曰陛下德被淳古時登太初念耘耔之勤每思親勞佇豐年之應曾不自攄臣所以極聞見而獻可庶將獲小大之所如伏以羲徇平秩時在元吉既錢鎛之徒營固準直而何失遲西成於遺秉之歲戒東作於寅賓之日庶居勤之輩咸執其常惰遊之人罔敢不率皇上諧衆議允嘉猷載耒耜而親耕天下皆勸率公卿而終事庶績咸修然後創典章頒遠邇斯載耕之自此佇多稔之於彼稽氾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官之規諒當改是豈不以羣下執躬在上務農故將降

元功於后土介景福於天宗況令節適時良圖合盛近可法於三務遠從規於八政豈將獨播美於兹辰冀終古而輝映

獲大宛馬賦以開遠戎得天馬爲韻

昔孝武㾜善馬儁英才窮貳師於海外獲汗血之龍媒於是宛卒大北神駒盡來駬駿奇狀超攄逸材走追風於馬邑嘶逐日於雲堆因行師之勳著辨前王之業開當夫海西出征摯敵要遠始遲疑而不進承再命之爰晚奉皇風之用宣冀邊草之齊偃既量功就已料生返越窮海之沙

塵及大宛之城苑既高勳以茂閥且不愧於分閫芻糧盡取騍驥亦空材爲地產之最精降天山之中背不毛之殊俗從入律之東風沛艾骨異低昂氣雄溢鏡光於金勒流雪彩於花驄悉可耀威華夏奪魄獯戎若乃發迹窮荒來儀中國史驚千載之異朝慶一人之得君子之德式孚天王之道允塞騰驤永埒曾何比於權奇滅沒長衢獨有賴於筋力然則馬惟行地君實統天黷兵者耗財之本愛財者有國之先徒知天駟之可獲莫痛征夫之寡全時泰俗饒固理道之所急珍禽奇獸在人君之可捐穆王之荒何

取文帝之事足傳竟洽大東之詠奚爲天馬之篇況驥之生兮有矣屈之產也在焉復何必勤求於遠卒當耗斁之事邊向使武帝退術士寶賢者罷征戰於戎夷洽風俗於純嘏自將致丹貿之鳳鳥豈徒來汗血之龍馬故前代論邊之徒以勞師遠伐屈衆策之下

徐晦

晦字大章第進士登直言極諫科累拜中書舍人敬宗朝出爲同州刺史大和中以禮部尚書致仕開成三年卒贈兵部尚書

海上生明月賦

巨浸不極太陰無私褰積水之游氣覩圓魄之殊姿皜天步蒼茫地維泱漭崩騰助金波玉浪之勢晶熒激射當三五二八之期蓋進必以道豈出非其時繼傾曦以對越擅浮光而在茲嗟乎空濶之容若彼清明之狀如此蜃樓旁起疑庾亮之可從珠蚌潛開異隋侯之所委躔次雖游風濤詎弭出霞岸而不遲過鼇山而孔邇顧兎搖拽姮娥徙倚將運行以故然諒滌濯之難揣遠絶昏霾迴臨津涯竟無幽而不燭斯冥力而上排希逸之賦可稱界於斜漢

元暉之詩有作映彼清淮未若皎皎初吐蒼蒼可階叶朝夕以晦朔寧望斷而意乖齋淪涳洞雪翻煙弄水族將蟾影交馳浪花與桂枝相送凝目是遠賞心斯衆苟佳景之必存孰良辰之不共滔滔節宣冉冉徂遷循彼萬流差廣納而覲海推夫兩曜候久照而得天客有吟想此夜淹翔有年感浮桴而偶聖庶乘槎而逢僊亦將覽孤景盟洪漣聊學抽毫而進牘豈追羨魚以臨川

裴次元

次元貞元中進士官吏部員外郎元和中爲福州刺史河

南尹終江西觀察使

奏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

右臣伏奉某月日手詔令臣速具前件官本末事由聞奏臣以月日謹具某官歸本道事以聞某月日奏官至伏奉某月日手詔所奏某官尋赴廣州事宜具詳本末想宜知悉者臣伏以綸綍下於紫霄明命光於滄海榮深感極寵洽心驚周章失圖歡惕交集顧臣鄙劣忝寄藩維無補涓埃累更涼燠矧茲地遠敢望恩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燭乾坤生成之德在物莫遺豈期奏報常儀特降詔書慰

撫事逾等列喜萬恆情伏以軒墀一違歲序三變謬職愧深於星琯荷恩思拜於彤庭廁清列於班行莪冠劍而何日守炎荒之遐服甘瘴癘以嬰身懷死節之丹誠願生還於絳闕每承存諭之命更切攀戀之心臣不勝感恩歡躍屏營之至

賀正進物狀

右臣伏以青陽發春肇寶歷於茲始元穹降祚仰聖壽而維新正殿翶明班行承慶顧臣等守土列在東隅空懷棒日之心望雲何及獨闕稱觴之禮鳴佩無因瞻九重而在

天空倍情而增戀前件物及衫段宣臺卓座等禮不憚輕
物斯展敬節當有慶用申致貢之誠情苟爲珍顧比負暄
之獻臣某不勝感恩忭躍屏營之至

端午進物狀

右臣伏以律應蕤賓日惟端午訖於四海皆馳必獻之珍
節彼南山咸祝無疆之壽臣職叨藩服守在遐方貢菲禮
以展誠單微既懼傾葵心而向日捧戴何因情空愧於遼
東戀益深於闕下臣某不勝感恩戰灼屏營之極

賀冬進物狀

右伏以履長之慶咸歡比日之休率土之濱皆祝如山之壽況臣叨忝近侍出鎮遐藩望闕既遥瞻天積戀手舞足蹈既不及於九流任土展誠空用馳於一獻輕瀆旒扆戰越惟深前件女口及紫袍段銀疊子等謹遣某官隨狀奉進

降誕日進物狀

右臣伏以瑶光之祥貫月於佳夕遶樞之感降聖於良辰歡浹寰瀛慶延寶祚百靈效祉固增壽於南山萬國一心皆貢珍於北闕臣謬膺廉問分鎮甌閩當朝宗之稱觴身

居遐遠望長安而瞻日戀積心魂前件女口及銀器衣箱
等稽禹貢之文敢遵任土比野芹之獻空願竭心冀因此
而展誠豈以菲而廢禮輕瀆旒扆隕越伏深

奏準詔令子弟主辦遷奉事狀

臣某言伏以幸遇通年奏請遷奉事伏奉月日手詔令子
弟主辦以趁時日者私願上陳天書下降跪承恩命榮感
失圖臣實不天幼丁家禍薦鍾兇釁方在童蒙逮於成人
終鮮兄弟比以時日非便顧室且貧日居月諸未辦歸祔
痛心疾首以候吉辰昨者陳露下情求替遷奉赴任之日

亦具奏聞今奉詔書令子弟主辦雖懇辭上瀆而天聽未
迴荷朝廷之寄深望阡兆而心隕臣即準詔遣子弟專往
揚州舒州主辦便赴上都續具聞奏臣揆以才劣職任非
輕不敢重陳再煩睿覽懷罔極之感章奏冀允於深誠奉
絲綸之書獎任益彰於聖旨顧違恩重哀荷難任臣不勝
荒塞摧逼之至

楊嗣復

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第進士博學宏詞長慶初累拜
中書舍人文宗立遷戶部侍郎開成三年以本官同平章

事封宏農縣伯進門下侍郎武宗朝出爲湖南觀察使宣
宗立拜吏部尚書大中二年卒年六十六贈尚書左僕射
謚孝穆

不覆奏決劉楚才等奏

伶人賎類出入宫禁定刑議罪有異平人若不痛絶即難
簡肅準宣各決痛杖一處死事亦相緣宣下之事未有正
敕府司準宣處置又不覆奏稍乖常例有惑衆情

請令史館紀時政疏

陛下躬勤庶政超邁百王每對宰臣日旰忘倦正衙決事

二史在前便殿坐日全無紀錄長壽初宰臣姚璹奏置時政記旋即不行貞元中宰臣趙退翁請行故事無何又廢恭惟聖政必在發明今請每致延英坐日對宰臣往復之詞關德化刑政之事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終送付史館所冀帝猷不墜國史有倫

論麗驥贓罪議

麗驥贓貨之數爲錢肆百餘千其間大半是枉法據贓定罪合處極刑雖經赦恩不在原免伏以近日贓吏皆蒙小有矜寛類例之間慮須貸死

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皆正聲而無奇邪滔滔然如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公諱德輿字載之天水人也族望祖宗之遠當官行已之道語在國史銘於壙而碑於途此不敢詳今所載者因緣文業而已蚤歲爲淮南江西從事掾

誥記室之任屬詞諳理奏入報可移文走檄彊事迎解登
朝爲起居舍人改駕部員外郎換司勳郎中遷中書舍人
凡四任九年專掌詔誥大則發德音修典冊灑朝廷之利
澤增盛德之形容小則褒才能敘官業區分流品申明誠
勸無誕詞無巧語誠直溫潤眞王者之言公昔自纂錄爲
制集五十卷託於友人湖南觀察使楊公憑爲之序故今
不在編次之內其他千名萬狀隨意所屬牢籠今古窮極
微細周流於親愛情理之間磅礴於勳賢久大之業不爲
利疚不以菲廢本乎道以行乎文故能獨步當時人人心

伏非以德爵齒挾而致之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爲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餘鸞凰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凡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非精識洞鑒其詞而知其人何以臻此耶憲宗皇帝紹開中興始以英明申威提法武功旣愈文教是圖元和五年冬執政暴疾旣瘖且痺未旬日而公作相憲章儒術潤色王度使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邑浹於幽遐我之所長時以推戴王立冰潔無緇磷遷染之譏以文德自終豈徒然

哉嗣復不佞發跡門館儀曹台席皆忝前躅公之元子中書舍人璩不幸短命其嗣憲孫泣奉文集求鄙詞以冠篇首雖覩於巨海難挹波濤而藉用白茅所資誠敬其五十卷次第具在集目謹序

九證心戒序

嗣復愚之至也不知愚而所以愚每雕鐫斲弊求多譽而自飾曾未辯巧捷輕曲爲大妄之枝葉作大愚之藪澤但務躁進不欲靜止因讀莊周書至孔聖九徵乃泣然流涕捫心愧意方覺弛張不得其妙通變不得其精於是火集

中腸冰寒肌骨同書紳之作戒仰佩韋以自儆贊味斯語欲寡其過乃屏繁機操筆硯各隨本事妄有褒闡雖不作發揮聖作亦表吁嗟尚其九徵之力也太行莫並其高溟津莫同其深且物不能自大因人而大之人不能自名因事而名之即人可以鑒物事可以鑒人物當鑒而振美無斁人當鑒而垂譽無極其九徵之文即鑒人者也救必墜扶必顛登吉途辯吉士如沈痾之服良藥昏夜之有燈燭欣歎不盡敢引類而併之嘗聞老氏教誇黃庭神驗讀之萬徧必得上昇上昇之言誘彈俗耳何者眞隱之士自保

形骸道播四支德耕五藏故述黃庭內景外景並是修身修心之書以時人樂其遠而不樂其近賤其目而不賤其聞故易於易而不易於不易難於難而不難於不難乃假立蘂宮欲伸其說虛張瓊戶使重斯言所以同於道者道以得之同於德者德以得之以心付心以口傳口其要在一讀其文即一修其心讀經萬徧即耳聰目明神清氣靈調衛理營六府和平於是染妄不干筋骸自潔同上清之眞侶爲出世之高人指名喻僊以勵行者未可脂肥滿腹營慮填胸含蓄是非包藏喜怒口念黃庭之字心迷碧落

之門如刻規矩於氷霜齊曲直於雲霧有何功德而自勤哉於是念黄庭之人非修黄庭之事也此九徵之書亦念至萬徧隨而行之即知正知非辯辱辯疑絶詐防機百祿來依於是節貫青松名高白日同上古之君子爲當代之令人風格難儔貞華獨立未可剛愎好犯憸虐居中蹈虚跡危甘佞樂拙口念九徵之字身無一行可覲如朽木強雕難施斤斧腐鐵雖淬終乏光輝徒有虚勞而無實蹟夫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慎勿失魚而空執其筌失意而空守其言此是讀九徵之

夫非行九徼之士也如藥能療病必堅服之書能治身必堅行之堅之至無不愈矣即存身保命力不減於黃庭心淡體閑道更融於内景以其拔馳名救物之志同深居避事之徒彼利一身此利多人宏濟邈然孔聖之道長矣而乃不踐俾人之迹長親長者之車口出雅言腹包至行常能外已不私於身還同飲醴味芝便是行雲化雨德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眞未有已不修而有眞德者也若使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日月一言出而千里響應一行著而四海趨風者此修身而得之未有不修而得之者嗣復年四十

一造次至三品人多稱幸凡得其如高名厚利唯恐不及自六七載有拯物之願無自拯之心但力步煙霄躡雲霞之路未足上覩天漢恐雨露之恩不濃此貪名也非畏盈懼滿慎終之心也非知進退存亡之心也如此心未決增貧乘致寇之迫必待人而拯已何力能自拯也今者洗心滌腸祇荷德語盡夜慄慄若臨深谷必薄嗜捐華祛情除妄至於白首不敢中廢孔子曰凡人心難知於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測也誠哉是言有貌苦而心柔順者有貌和而心酷烈者有貌弱而心勁

悍者有貎剛而心懾怯者或美其言而失信寡其辭而好淩近於禮而善諛強其氣而無節又有張君子之腹陳小人之心銜虎豹之文中犬羊之質又有外示躁撓中實靜安不耀已功陰施惠澤又有正言馭物直道覯人哺糟順時受汙合俗又有禮下於人言屈於已顧瞻其行心之不同故不可悉識也君子以此九事覯人者以明鏡矚顏毫微莫隱流光鑒物曲直何逃彼之進不進此知彼也此之退不退彼知此也周於所驗已得於心以驗明周故存於目如於九徵之中麤得一者如蘭生一葉誰謂無芳桂長

初條宛然嘉木得二三者如漁舟入浦不揖濁流樵客登山不爭俗路得四五者如鏌鋣之兩利不可當璠璵之輝美不可並得六七者如金石在庭欣逢雅韻黼黻居篋喜觀華章得八九者如驪龍出海光透萬重鵬翼高摶聲聞六合如得其人即傾意而鄰嚮孰敢不勉以副思齊之至也高者附之卑者舉之屈者伸之沈者浮之德者師之謙者友之親者厚之疏者禮之能自觀也上之謂他人之所觀也知上之上慕哉知下之下懼哉崔子玉有座右銘諸葛亮有審心戒所以桎梏誑妄羈鏁滿溢嗣復不敢類古

人而創立題目亦欲因古人而刋削是非便以九徵心戒爲名用繩準不遷之行正文之下皆嗣復述耳時大和元年丁未歲夏四月十一日謹題

九證心戒後序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嗣復淺鈍極矣亦喜抱此說今者謬爲纂釋倍感於心雖有是言實無斯行日省其說讀而改之其達者恐我行不及言必憂迷者喜我行不及言必笑丈夫既有言也豈敢中道而廢當不使相笑者笑相憂者憂必有年矣知余者表余心矣不知余者曷敢

言志當自省惕而行之